

大地飞歌

高虹

《毛主席来到咱农庄》 诞生原委



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,毛主席来到咱农庄
千家万户齐欢笑,好像春雷响四方

众所周知,这首歌曲唱的是当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四川郫县红光社的情景。郫县,坐落于成都市区以西往都江堰方向不到十公里的地方。1958年3月的成都平原,一望无垠的田地开满了金灿灿的油菜花,与菜花相间的是绿油油的麦苗,暖融融的阳光下,蜜蜂穿梭,花香袭人。远方,诗人杜甫笔下的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在平原的尽头隐隐可见,那是川西高原逶迤的群山。

已是下午时分,红光农庄的农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:机耕道上走来了毛主席,没有事先通知,没有一点征兆,伟大领袖毛主席真实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。在县委书记刘致台的引导下,毛主席缓缓前行,随意走进一户农家,和迎上前来的女主人打招呼。这户人家姓邓,女主人正害眼疾,一方面看不太清,更主要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毛主席进屋来了,她一边热情迎接,一边还问:“老同志,你是哪里来的?”

其实后来《毛主席来到咱农庄》这首歌在全国唱响了,很多人心头仍然有着这个农妇一样的疑问:毛主席是怎么突然出现在郫县红光社的?他来这里做什么的?

原来,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春天,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彭德怀、陈云、邓小平等,和各省、区党委第一书记,中央各部委领导在成都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,这是一次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会议,史称“成都会议”。会议召开地点即坐落在成都老西门外的金牛宾馆。

这是毛泽东一生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来到成都。23年前即遵义会议后,他曾进入四川,带领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,然后进阿坝高原,爬雪山,过草地,历尽艰险,而今他站在成都西门远眺隐约可见的雪山,可能不仅想到了杜甫的著名诗句,更多想到的应是自己曾经出没那里的曲折经历。

毛泽东到成都就说了要到一个合作社看看。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深谙主席习性,提前吩咐新都 and 郫县各安排一个社作好准备:出金牛宾馆的大门往左是新都的那个社,往右即郫县的红光社。两个县的县委书记放下一切事情,每天骑着自行车专门等候在金牛宾馆大门口。三月十六号下午四点左右,毛泽东午睡起床以后,决定到乡下走走,在李井泉的陪同下,汽车驶出招待所大门,李井泉问毛泽东往哪边走,伟人之手朝右边一挥,就描绘出了红光社的一页浓墨重彩和光辉历史,同样等候于此的新都的女县委书记,因此伤心地大哭了一场。

毛主席视察以后,整个红光社沸腾了。人们要在主席下车处修建“幸福门”,跨过的沟上建“幸福桥”,把他走过的机耕道命名为“幸福路”,他下过的田叫做“幸福田”,他见过的十八个孩子命名为“幸福娃”,田园飘荡起了儿歌:“红光社,开红花,毛主席来到我们家。看我们育秧双季稻,夸我们种的好庄稼。”

作曲家金砂的这首《毛主席来到咱农庄》很快在全国唱响。至此他有了两首广为流传的歌曲,另一首是他的处女作《牧羊姑娘》,创作这支曲子时,金砂年仅19岁,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小伙子,却将对人生的爱恋、对知音的寻觅表达得如泣如诉:“对面山上的姑娘,你为谁放着群羊?泪水湿透了你的衣裳,你为什么这样悲伤……”

一地鸡毛

易水寒

圈外的朋友

“找啊找啊找朋友,我的朋友在哪里?握个手啊敬个礼,我的朋友在哪里”,这首被我改得乱七八糟的歌曲,高度地表达了人们对朋友的渴求、期待、犹疑、不解和迷惘。有一个莫逆之交,互相包容,互相扶持,不发生齟齬,此乃人生幸事。不过,经我多年的观察现,真正的好友,一般都是圈外人。

圈外分两种状况,一种是本行业之外,一种是本单位之外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,与当事人没有直接利益冲突。俗语中有“同行是冤家”一说,郭德纲同志痛心疾首地认为,同行之间最常出现的情绪是“羡慕、嫉妒、恨”,“只有同行之间的恨,才是赤裸裸的恨”。同单位的人,同行之间,要每天在一起争抢有限资源,面饼只有这么大,有人抢上槽,有人就得饿着。由于常年耳鬓厮磨,一起长大,很容易找到对方的七寸和软肋,下手稳准狠。这种争抢中所激发出的动物本能,对对手的伤害极大。和平相处都难,何谈友谊常青?曾听很多人提醒子女:将来千万别干老爸老妈这一行。之所以有此告诫,就是因为他在该行受伤太深了。

圈外朋友则不同。没有利益关系,只有纯粹友谊。再相互专业不同,距离产生美,容易平心静气欣赏你身上的优点。你是个音乐家,他就是听众;你是个演员,他是个观众;你是作家,他是读者;你是老师,他是学生。俞伯牙弹琴,钟子期说,好,真好。子期死了,伯牙摔琴谢知音。该故事的前提条件是,钟子期不靠音乐吃饭,他是个樵夫。假如子期也是音乐科班出身,多多少少总能挑出点毛病,时间一长,俩人不打起来才怪。

圈外人对当事人的吹捧也好,鼓励也罢,在抬高当事人的同时,其实也在帮他贬低圈内其他人。反正无关吹捧者利害,那就使劲吹。据说,某位名震国内外的国画大师,主要是圈外人给忽悠起来。有人写文章作传,有人拍纪录片记录其生平,形成一股宣传洪流,一下就把他抬上去了。圈内人对此褒贬不一,气得不行,但眼红也没办法,谁让你没有充分利用好圈外的朋友呢?

除了相互利用,圈外人对当事人的专业其实还是可以互补的。还是借用郭老师的话,“唱快板的,愿意跟喂大熊猫的交朋友,因为他们可以一起探讨竹子的生长”,这个弯儿绕得有点远,但总体来说,花匠给农民讲讲土壤的成分,农民给花匠讲讲玉米的习性,都是健康的,有益的补充。艺术可以举一反三,农业问题、经济问题也都融会贯通,只要有一点关联,总会点意义。圈外人的角度,诚然多数是外行,但人家抛开专业的直觉,谁敢说就不能提供借鉴?

不过啊,说一千道一万,每个人终究要在圈子里混。圈外朋友只是他进可攻,退可守的阵地,是可以疗伤的港湾。在圈外朋友那里整顿完毕,他还会披挂上阵,去跟圈里人勾搭连环。郭德纲天天骂相声界,他能彻底抛开这个圈子吗?每天和他接触最多的,还不都是说相声的?郑渊洁开除了中国作协,他就不和任何作家来往了?也不可能。一个人地位的最终奠定,除了消费者的认可,本圈子的认同同样不可或缺。只不过,有时候圈子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,显得比较变态。郭、郑痛恨的是圈子里某些变态的人,不一定是这个圈子。

文化评弹

伍立扬

经典诵读开阔思维



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的“中华经典诵读”,和“中华诵读”经典诵读活动,两三年来取得良好成效。

云南丽江宁蒗县西川乡完小的一名语文教师,写有长文,介绍该校推行经典诵读整个过程,大略说,每天早上和下午放学后各安排15分钟的诵读小课,采取领读、

齐读、自由读、个别读、接龙读、小组赛读、表演读等多种方式,循序渐进,诵读《三字经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老子》等古代文化经典,几年来取得良好的实验效果。远在美国的美籍华人教育家,为其所感动,不远万里,来到丽江,参与教研,并捐出大笔款项,为经典诵读助阵。

当然,也有人以为,这是文化复古主义的体现,并担心诵读活动限制思想发展。

这种担心大可不必。

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两层意思:“中华诵”是一层,“经典诵读”是一层。前者系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咏赞,这是“纲”;后者则是对中国经典诗文、四书五经,以及传统节日相关知识的诵习,这是“目”,是具体作业。最近一段时间展开的“中华诵学生夏令营”也是“中华诵”活动的一部分。

过去四书五经之所以束缚人的思想,是因为和科举制度和八股文联系在一起,属硬性灌输和桎梏,才会束缚人们的思想。今之诵读则是自由选择 and 吸收。

唐德刚先生说小时候学汉字,字、文结合,像《左传》选粹》、《史记菁华录》这些书能整本地背诵,“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”,家中长辈再辅之以物质刺激,小孩甚至主动地啃起《通鉴》、《文选》等大部头来,且乐在其中。

民国时期无论文理农工医的大学者,其功力素养、精神状态俱令今天的我辈惊讶,跟他们幼少时代浸染传统经典大有关系,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其实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起来的。经典的诵读,于个人而言,培养其气质学养的深度;对时代风气而言,则加深其文明的内涵。在这一点上中海西海,心里攸同。养成读经典习惯对学生的思维不但没有阻碍,反而会有如虎添翼之效。

城市物语

徐冰

上风上水

突然间,隔墙就是一阵鞭炮齐鸣。女儿问:“有人结婚了吗?”我回答:“没有的,是盖房子上梁了。”女儿又问:“盖房子上梁为什么放鞭炮呢?”我又回答:“是为了表示庆祝啊。”女儿似乎明白了:“哦,他们很高兴啊。”

是很高兴。小区隔壁是一个村庄,几个月来大兴土木,原本零星的建房之火,近期燎原成全村老少齐上阵。二层、三层甚至四层的小楼接二连三地拔地而起,而且好似还憋着股劲比高。于是,喜庆的鞭炮也就隔三差五突然响起来。

那一片砖泥狼藉、热火朝天的景象,透露了让人兴奋的信息——村子要拆迁了。

村子拆迁,那些二层、三层、四层的小楼,会换回多少套楼房、多少现金补偿呢?我们周边的房价,已经15000往上了。虽然知道不可能是随行就市的价格,但不赔本并且所获不菲,则是肯定的。也有传言,对这个村子拆迁的补偿,只计算二层往下的部分。于是我就很纳闷,三层和那四层,不就赔了吗?可随即就暗笑自己瞎操心。城乡结合部,租房人众多。几年前租金一百元一间的小平房,搬上楼就五六百元了,估计等到拆迁那一天,连本带利也就回来了。局中人的计算,绝不是我这局外人能算计明白的。说不准,那看似赔了的三层、四层,恰好是和拆迁方锱铢计较的重要砝码呢!

但疑问,却依然在:在拆迁这个事上,草头百姓的心眼,精明吗?很多吗?真的有用吗?……

家住城北,北京城的北边,五环外,嗯,对,五点六环。再往北,就是联通北京周边各郊区县城的六环路,山色在晴天的时候,清晰可见。按照北京的习惯说法,地处上风上水的位置,北京的中轴线,就在我们身边。面南背北,不仅是皇帝的风水命脉,也绝对是今人的执著寄托。我们周围,就有好多号称龙脉的别墅和小区。而这么多年,北京城市发展的重心,也一直是往北再往北。假如不是已经城临山下,受阻大山,我相信北京城还会一直往北扩展下去,虽六环、七环而不止。北京最近提出发展南城,我猜测,也是因为再往北已经无地的不得已而为之。

瞎猜归瞎猜,但城市有其自己的生命,你能清晰地看到它的长大。十年前,随单位搬迁而来到现在所居住的五点六环之时,虽有楼房点缀,周围却更多城市郊区的乡村气息。以至于坐车回家,越往北走,心中越发感叹:费了这么大的劲才来到北京,却不想又从城里到了乡下——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费那些劲和心思?

造化弄人,这四个字,不身处其中就难以体会。由城里而乡下不过十年,乡村就已经变成了城市。龙脉,上风上水之地,此时尽显干城豪气。周围的村庄,争分夺秒赶在拆迁之前标示自己的价值。我没事找事地计算过,身后的四层小楼,在五天之内建成。时间就是金钱,楼层,显然也是金钱——在一个拆迁的时代,还有什么更好、更实际的应对呢?

而之于我,城市扩展除了又好似找到了回城的感觉,其他,依然了了。